

权力交锋你争我斗，官场沉浮你死我活
本书向你呈现一幅大明官场惊心动魄
权力争斗的历史画卷



杨浩◎著

长篇历史小说

大明 权臣

2

能官不专，好官不庸，身为权臣，
为建功立业，废寝忘食；
君王如虎，同僚似狼，宦海风险，
能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为人正直，十有七年，结交按察使周新和他
钦差胡濙，令百官趋之若鹜，他胆识过人
人，令太子朱高煦大为欣赏，引为贴身心
腹，他运筹帷幄，杀伐决断，设下连环计
诛杀谋反逆臣纪纲，平叛篡位谋逆汉王
朱高煦，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危机四伏

斗角，皇亲国戚野心勃勃……在这汹涌
澎湃的时代大潮中，一个叫做王贤的年
轻人，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王贤虽为官府
小吏，却胸怀凌云壮志，他挖线索，布迷
雾，招雪，将黑

014038568

I247.53

831

V2

长篇历史小说

杨浩◎著

大明 权臣

2



北航

C1726487

I247.53
831
V2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01403828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权臣. 2 / 杨浩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08-2716-7

I. ①大…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239 号

大明权臣. 2

作 者 杨 浩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4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716-7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挖坑设陷想要他出乖露丑，脱口成章好诗词倾倒阁老 / 1

王贤带着家人去逛上元节灯会，正碰上那班大闹县衙的秀才，秀才们早就想收拾王贤，作势强拉王贤参加诗会，想让他出乖露丑。王贤本来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可是面对窘境急中生智，竟写下一首精彩绝伦的好诗，当即赢得胡阁老击节赞赏，当场就要收其为徒。一众秀才们瞠目结舌，莫名其妙，琢磨着这叫什么个事啊，好不容易挖坑设陷阱，怎么转眼之间成了帮王贤搭台唱戏了？

第二章

心想事成柳寡妇状告乡绅，围魏救赵使阴招逼走秀才 / 36

寡妇柳氏到县衙状告于秀才家。原来柳氏亡夫是于家的远房亲戚，她守寡多年欲再醮，而满口礼教大防的于家便从中作梗，私下里还威胁要把她卖到广东去。柳氏无奈，只能告到衙门。王贤正愁着逮不到机会收拾于秀才这帮人，便使出围魏救赵的阴招，让柳氏一口咬定于家之所以不让她再嫁，是因为于秀才欲霸占寡嫂，还让柳氏拿出证据。此事传出，沸沸扬扬，舆论一边倒地指责于秀才，不仅让于家颜面扫地，于秀才也只得远走他乡。这一来，柳氏飞出牢笼，王贤也出了一口恶气。

第三章

大灾大考验魏知县问计王贤，能吏真本色出高招一石四鸟 / 67

浙江发生罕见大风潮，海水倒灌沿海多县，十几万灾民流离失所，布政使要求没遭灾的各县安置灾民。富阳县要接纳三万灾民，立刻引起当地百姓的不满，魏知县左

右为难，焦头烂额，最终不得不问计王贤。王贤说这个好办，让灾民以工代赈，给县里修筑梯田以换取粮食。魏知县恍然大悟。此法可谓一石四鸟：灾民有事做无暇滋事，赈灾有依据按劳取酬；富阳百姓满意，花钱雇劳工；增加了官田，今后就能解决富阳县官粮不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富阳县若真能造出千亩梯田，魏知县凭此政绩不仅可上报表功，有望升迁，而且会勒石刻碑，流芳百世！

第四章

官商勾结有恃无恐扣粮船，一筹莫展王贤急得团团转 / 99

架不住三万灾民的吃喝，富阳县的粮仓很快就要见底。好在王贤早就料到，未雨绸缪，已命粮商们去湖广买粮度荒。谁知富阳县的大户为了在春荒时可以低价吃进穷人的地，采用卑鄙手段，买通盐运司副使，在苏州浒墅关扣船抓人，阻止粮船回县。消息报来，王贤心急如焚，带着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亲笔信星夜兼程赶往苏州。然而，两浙盐运司和浙江按察司本来就有矛盾，盐运司又仗着比布政司高半级，竟然对王贤不理不睬。此时，富阳本地居民和灾民之间的粮食矛盾愈演愈烈，人心汹汹，一触即发，王贤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第五章

黔驴技穷巧遇贵人暗相助，愈挫愈奋但看王贤出辣手 / 133

正在王贤黔驴技穷时，与他在杭州有过一面之缘的黑小子慨然出手，竟让浒墅关顺利放行粮船，真是小鬼办大事，阎王没办法，令王贤惊喜交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粮食终于运回富阳县，解了危难。魏知县虽然舒了一口气，但还是愁眉不展。原来王贤去苏州接粮船的时候，魏知县斗不过县里的大户们，竟然把梯田贱卖给了他们，眼看着自己辛苦的成果打了水漂，也是无可奈何。王贤听罢，狠狠地眯起了眼睛，斗志旺盛：大户们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几万灾民辛辛苦苦修筑了几个月的梯田上，那也要看我王贤答应不答应！

第六章

偷鸡不成大户倾家荡产，顺理成章王贤威震富阳 / 166

富阳县的大户们，想要利用大灾发大财，他们倾其所有购买粮食，囤积居奇，就等粮荒涨价获取暴利，甚至不惜串通官府拦截粮船，没想到王贤在最后关头运回粮食，平抑了粮价，粉碎了大户们套取暴利的梦想。粮食比不得其他货物，久藏就会生虫霉

变，无奈之下，大户们打算偷偷把粮运到其他县售卖，以求保本。这时候王贤出手了，他以贩运灾区粮食的罪名扣下了粮船，将涉事员外关进大牢，大户们这才知道王贤的厉害，纷纷要求拜见魏知县，愿意向官府献出他们原先吞下的田亩。王贤对他们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富阳大户终于臣服，小心翼翼地巴结官府，巴结魏知县和王贤。

第七章

何员外死而复生欲寻仇，锦衣卫打落牙齿和血吞 / 199

钦差胡濬奉旨到富阳县寻访张三丰，魏知县和王贤忙前忙后忙接待，然而令王贤惊诧万分的是，在随同保护钦差胡濬的锦衣卫中，竟有本该被判死刑的何常。原来无法无天的锦衣卫私自上报了何常瘐死，然后改名换姓，依然还让他做了锦衣卫。何常这次回来，就是要找王贤寻隙报仇的，为此他联系了刁主簿、李司户、杨员外等王贤的敌人，想要算计他。孰料，王贤先下手为强，让何常巧妙地死在了自己人锦衣卫的手上。

第八章

胡钦差慧眼识破小伎俩，王典史升官惹上大麻烦 / 236

王贤设计除掉了何常，又巧妙地骗过了锦衣卫，却骗不过钦差胡濬，胡濬私下里道破了王贤的计谋，并以此为要挟，让他听命行事。不久，富阳县因救灾得力，被浙江省两位大宪联名报奏朝廷，皇帝亲自下旨，合县官吏全部得到晋封，王贤也由富阳县户房典史调任浦江县典史。由吏为官，算是大喜，理应高兴才是，可王贤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发现，自己被钦差胡濬算计了，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异常可怕的危局之中！

第九章

盘根错节强龙力压地头蛇，震慑浦江新官上任三把火 / 272

郑家是太祖皇帝钦封的“江南第一家”。从南宋至今二百余年，郑家以忠孝信义立家，族众数万，在浦江县可谓只手遮天，而浦江县衙则成了摆设，米知县更是醉生梦死，不问政事，干脆做个甩手掌柜。王贤到浦江上任第一天，郑家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唆使当地人胡搅蛮缠地告一些莫名其妙的状，欲让王贤头昏脑胀出错漏，却没想到王贤三下五除二就处理了案子，还顺藤摸瓜揪出了主谋郑司刑，一举镇住了浦江县衙的一班虎狼之辈。浦江县上下无不惊呼，这新来的王典史，还真是个狠角色！

第十章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搞侦缉，流民如水天助我也得机会 / 304

钦差胡濬奉旨调查，他怀疑失踪多年的建文帝朱允炆就藏在“江南第一家”郑家，所以定下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他自己带着大部队离开浙江，以麻痹郑家，暗中却留下王贤和浙江按察使周新一明一暗两条线，对郑家展开侦查。王贤领了这个任务正不知如何下手，从杭州府流往台州的灾民，却像蝗虫一般突然转向金华，大批涌入浦江县境内，这让浦江官民措手不及，郑家水泼不进的平静也被打破。王贤仰天长叹：真是天助我也！

第十一章

小人物机关算尽不过替罪羔羊，贪天功青云直上终归死路一条 / 344

被流民冲得七零八落的郑家终于被王贤撕开了缺口，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到了建文帝藏身之所。在五万水师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建文帝就是插翅也难逃了，王贤就是当今皇上的大功臣了。王贤这样想着，转而寻思道：抓到建文帝，自己必定会受到当今永乐皇帝的褒奖，青云直上，但那些心怀旧主的官员，不敢找皇帝算账，却一定会把账记到自己头上，早晚会找机会整死自己，到时候永乐皇帝也会很愿意拿自己这个无足轻重的家伙来平息大家的怨气。想到这，王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看来这个弑君的功劳不好贪啊！

第一章 挖坑设陷想要他出乖露丑， 脱口成章好诗词倾倒阁老

王贤带着家人去逛上元节灯会，正碰上那班大闹县衙的秀才，秀才们早就想收拾王贤，作势强拉王贤参加诗会，想让他出乖露丑。王贤本来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可是面对窘境急中生智，竟写下一首精彩绝伦的好诗，当即赢得胡阁老击节赞赏，当场就要收其为徒。一众秀才们瞠目结舌，莫名其妙，琢磨着这叫什么个事啊，好不容易挖坑设陷阱，怎么转眼之间成了帮王贤搭台唱戏了？

攀着梯子上得楼船，穿越一层层戒备森严的楼梯，待到眼前豁然开朗时，王贤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景象。

只见无比宽阔的平台上琼香缭绕，灯火缤纷。屏风纱幔下，几十名身穿轻纱的舞姬在乐声中翩翩起舞。四周摆设着一圈楠木描金桌，千花碧玉盆。桌上摆着珍馐百味、异果佳肴，就是王母娘娘的瑶池会，也不过如此吧。

“来了来了。”

一名身穿锦袍，满面虬髯的大汉哈哈大笑道，“人来齐了，快停了这鸟舞吧！”

边上的一众文士心里暗叹道，真是对牛弹琴，这么好的霓裳舞，却说是鸟舞，却也不敢违背他的意思，只好叫停了舞蹈。

舞姬们款款行礼，鱼贯而出，将中央位置让给王贤加上九个秀才。

王贤这辈子头一次，体会到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他是个不吃亏的人，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冷静的，但今晚却被那帮秀才彻

底惹火了，甚至等不及日后再报仇。于是抱着出口气的想法，写下了那首诗。但那陈镛一走，他便后悔了，要是被叫到楼船上，进一步考这考那，自己岂不露了馅？

他当即决定脚底抹油，谁知老大人們在处理闲务时，效率竟出奇得高，害得他没来得及走脱，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事到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撑下去，能装到啥时候算啥时候了。

懵懵懂懂地跟几个秀才一起，朝几位老大人行礼。按说他是要跪拜的，不过沾了秀才们的光，只是深深作揖。

“今日上元诗会，尔等十人出类拔萃，有幸得胡学士亲口指点，还不快谢过学士？”众人行礼后，那徐提学便沉声道。

众人再次向那捻须颌首的胡学士行礼。

“谢学士指点！我等洗耳恭听。”

“呵呵，指教不敢当，我等相互切磋罢了。”

胡广四十开外、气度雍容，十分有文坛盟主范儿。

他对众人温和笑道：“人说浙江多才子，果然不假，诸位的诗作或是婉约，或是大气，或是清丽，或是考究，对你们这个年纪来说，实在算是不错了。”顿一下道，“譬如那句‘瑶空涌出秀芙蓉，宝树参差近九重’。还有那句‘正怜火树千春妍，忽见清辉映月阑。’就颇有小李小杜之风，很是不错……”

能考中状元的，果然是非人类，胡广只是看过一遍，就能把那些拗口的诗词，记得七七八八，点评起来也是让人信服。

“不过有一首，却要胜过余子一筹。”待将九个秀才的诗点评了一遍，胡学士点评起最后一首，而且头一次背诵全诗道：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满街珠翠观灯女，画舫笙歌乐销魂。

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胡学士抑扬顿挫，贴合着整首诗的意境，一气呵成地背诵下来，便将一副热闹的西湖上元景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众秀才闻之无不心服，

暗道，确实非吾所能及。

在座众位大人，已然品评过这首诗，但此刻再听，却又有新的感受。起先他们觉着这首诗平白直叙，谈不上炼字和雕琢。但才气顺流而下，浑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大呼过瘾。此刻再品，他们更真切感受到诗的意境空灵高远，却又极有人间烟火气息，似乎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在寻找的东西。

诗词发展到明朝，已经进入瓶颈期，在国初四杰被太祖悉数弄死之后，更是落入了万马齐喑的境地。几十年来，诗人们一直寻求突破，但穷尽辞工者难免流于浮艳，返璞归真者往往失于直白，整个诗坛陷入漫漫黑夜，找不到方向。

再加上这次作诗的都是在校的生员，生员们以举业为要，并不放多少精力在诗词上，是以水平都是一般。

这就不难理解，胡广与诸位老大人为何会看得那么快了。换成谁，翻看那一摞摞临时抱佛脚、堆砌典故辞藻的玩意儿时，都没有心情仔细品味，不过是应付公事罢了。

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看到一首超凡脱俗的诗时，会是何等兴奋了。真如大夏天吃到了冰镇酸梅汤，在黄土塬上看到一丛绿一般。

“唔，好诗好诗。”

最早发现这首诗的，是杭州知府虞谦，他捋须赞道：“诸位快听我念这首，我为大明朝发现了个白乐天。”

众人闻言大感兴趣，都抬起头，听虞知府缓缓念道：“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虞谦念完之后，众大人回味良久，才纷纷叹气道：“这份才华，天造地成，我等难望项背……”

“解学士当年曾说，高才不需用典，才气绰绰有余，何需寻章摘句？”胡广也大为赞许道，“今日听闻此诗，才知道解学士所言诚然。”说着高举酒杯道，“当为此诗浮一大白！”

“当浮一大白！”

众人纷纷举起酒杯，干杯之后，有人笑道：“仅凭这首诗，我大明第二才子也当得。”

第一才子自然是关在牢里的解学士了，仅凭其修《永乐大典》之功，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是啊，此等高才，不当籍籍无名。”胡广重重点头，兴奋道，“吾当为其扬名！”说着问虞谦道，“不知诗人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虞知府光陶醉去了，这才想起去看那名字，见是自己治下的，便很自豪地答道：“富阳小吏王贤……呃……”说完就愣住了。

众人也都愣了，难以相信一个小吏，竟把浙江的秀才全比下去了！

“不会是开玩笑吧？”众人问道，“越是有才的秀才越孟浪，也是有可能的。”

“不会。”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周新，这才出声道，“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他作的。”

“哈，原来是铁寒公亲封的‘江南第一吏’！”众老大人恍然道，“难怪难怪！”

既然之前有过佳作，老大人脆弱的小心灵便容易接受一些。

“如此才华，为何甘愿作吏呢？”有人不解道。

“不是谁都有钱读书的，”周新对王贤的印象很不错，而且他用王贤的法子，将了都转运盐使司一军，果然让盐司不敢再乱来，取消了浙东西贩盐的限制，此举不仅解救了盐商，更让浙西盐价大降，惠泽无数百姓。为此周新一直很感激王贤，此时自然要替他说几句话了。

“这王贤的父亲叫王兴业，因为当年的秀才杀妻案，而被冤枉下狱数载，耽误了他读书。去岁他父亲平反，富阳知县才照顾他进县衙，当上了书吏，这才解决了生计问题。”

“原来如此，”听了周新的解释，众大人纷纷叹气道，“可惜可惜，如此才华却沉沦下僚，真如明珠暗投啊！”

“没什么可惜的。”那徐提学心中一动，笑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他还不到十七岁，现在督促他认真读书，未尝不是又一个苏明允！”

他对此事极为上心，听到有质疑声，还专门替王贤解释。

见他如此热心，周新一愣，旋即明白了徐提学的小算盘，不禁眉头轻皱，自己好像帮倒忙了。

楼船上，就着王贤的诗，胡学士摆足了天下大宗师的派头，教育诸生道：

“这首诗平白直叙，谈不上炼字和雕琢，但朗朗上口，美不胜收。为什么呢？因为它如琴瑟叮咚而无杂响，如行云流水而无阻滞。”顿一下，胡学士看了一圈，才想起件很重要的事情，“哪个是王贤？”

“小人在。”

王贤不是读书人，自然没法自称学生，赶紧出列行礼。

众人见他眉目清秀，根骨清奇，浑没有衙门里刀笔小吏的庸俗劲儿，心里的疙瘩登时去了不少，若这种诗的作者是那种一看就俗不可耐的胥吏，得让人多堵得慌？

“你可有表字？”胡学士和气问道。

“草字仲德。”王贤恭声道，“乃县老爷所赐。”

“很好。”胡学士心里暗叹，要是没有多好，老夫赐你一个，也是一桩美谈。

“仲德，我来问你，你上过几年学？”

“回学士的话，小人只上过几天蒙学。”王贤虽然不明白胡广啥意思，但似乎要替自己洗白，自然乖乖配合答道。

“跟谁学的作诗？”胡广又问道。

“没人教。”王贤道。

“吓，”众老大人笑道，“那你怎么会作诗？”

“小人只知道基本的对偶、平仄，平日好读《唐诗三百首》，”王贤怯怯答道，“日子久了，也斗胆做些打油诗、顺口溜啥的。”

说完心里一块大石落了地，至少把话撂这儿，再也不用担心露馅了。当然，这都得感谢胡广胡学士，就是存心当托儿，都没这么称职的。

“自学有自学的好处，譬如稚子，一切都发乎自然，可以不受师承、风气的影响，反倒可以学到唐诗的意境。”胡学士对王贤的配合，也很满意，继续教训众生员道，“而你们都是科班出身，作诗的时候难免为了卖弄学问，而苦心孤诣地雕琢用典，结果反而佶屈聱牙，有失自然之意境。姜白石说‘雕刻伤气’就是这个道理。”

“但也不是让你们学他，那样又会邯郸学步，学不到那份自然，连原先的

精巧也没了，结果成了两头不靠。”顿一下，胡学士沉声道，“如何平衡好雕刻和自然的关系，委实大有讲究！最后，老夫用陆放翁的一句话，送给你们，‘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方向我已经给你们指出来了，至于将来能达到何等成就，一看尔等天分，二看尔等努力，好自为之吧！”

“学生受教了！”生员们激动得一塌糊涂，这可是大宗师的教诲啊，他们仿佛看到了一条通往诗神宝座的金光大道。

“呵呵，盛世上元夜，学士教孺子，必是一段佳话啊！”见胡广说完了，那位据说也是小吏出身的郑藩台站起来。

几十名舞姬端着托盘上来，每个托盘上一个高脚夜光杯。

“葡萄美酒夜光杯，来来，年轻人们，满饮此觞，感谢学士的教诲！”他端着酒杯站起来，笑吟吟朝胡学士敬酒。

胡广一饮而尽，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他甚至觉着，解缙一直不出来也挺好，自己还能过足文坛盟主的瘾。

郑藩台也一饮而尽，两人相视一笑，望向那群年轻人，催促他们把杯中酒一气喝干。

众秀才受宠若惊，都赶紧一饮而尽，王贤自然也不例外。唯有站在他一旁的于谦，没有去接那托盘上的美酒。

“少年郎，大家都喝了，为何只有你未曾动一下酒杯？”郑藩台问道。

“回禀老大人的话，小学生年纪尚幼，家父严禁饮酒，”于谦打了个礼，虽然面对着一省之长，仍面色平静道，“还请老大人见谅。”

“哈哈……”郑藩台定睛一看，这少年郎才十四五岁，生得唇红齿白、眉目堂堂，不禁心生喜爱道，“喝一杯不打紧，回去你父亲要问起来，就说是郑棠让喝的，他不敢归罪你。”

“小学生不敢违父命，”于谦却依旧摇头，“更不敢拿老大人胁迫父亲。”

郑藩台面子有些挂不住，咳嗽两声道：“这位小兄弟家教甚严，好事，好事。”

“好个鸟！”

那虬髯大汉却嘲笑起来，他是浙江都指挥使唐云，奉天靖难的功臣，世袭罔替的新昌伯，哪会把一干文官放在眼里，大笑着揶揄道：“这小子分明是

瞧不起你老郑！”

“小学生绝无此意。”于谦忙辩解道，“只是家父定下的规矩，不能不遵。”

“今天就改了规矩！”唐云竟亲自下场，从托盘上捏起夜光杯，顶到于谦嘴边，狞笑道，“你要是不喝，老子就把你扔到西湖里喝个够！”

没人怀疑唐云这话的真实性，这个杀人魔王，每每逮捕倭寇后，不审不问，全都绑上石头沉到钱塘江喇叭口。

于谦却镇定地迎着唐屠夫的目光，双手接过酒杯，竟又搁回托盘上，然后深深作揖。

船上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到于谦身上，刺得他浑身都不自在，而他依然一动不动。

“你不怕我杀了你？”唐云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捏起于谦的下巴，冷声问道。

“怕。”于谦平静答道。

“那还敢尔？”唐云声音阴、目光冷，让人不寒而栗。

“威武不能屈。”于谦蹦出几个字道。

“嗯……”唐云哼出重重的鼻音，目光凶狠地瞪视着他，于谦夷然不惧地对视着。

“哈哈哈哈！”良久，唐云仰天大笑起来，大手一下下拍着于谦的肩膀，“好小子，说不行就不行，九头牛也拉不回，老子年轻时也是这脾气。不错，将来要成大事，非得有这份犟劲儿不可！”

这让众人松了口气，他们真怕新昌伯会发飙，把这小子弄死，那这场彰显着安定祥和的盛会，就要成为笑话了。

王贤在一旁看着，心里暗叹，不愧大明朝未来的救时宰相啊，从年轻就自带主角光环，咱这种小人物，只有各种仰视的份儿。

正胡思乱想间，突然见那唐云眼中凶光一闪，暗叫一声不好，便听他狞笑道：“不过担大任之前，还得学个圣人不教的理儿，今日我便教教你……”

说着扬起蒲扇大手，就是重重一耳光，把个文弱小书生，割麦秸似的劈倒在地。“什么叫‘好汉不吃眼前亏’！”

一片哗然中，唐云收回手，再也不看他一眼，大笑着归位坐下，对左手边

的黑须中年人道：“胡阁老，你说我教训得是不是？”

那胡阁老的脸色，登时变得难看起来，这唐云分明是指桑骂槐，讥讽于他！

胡广这一生可谓超级赢家，科举考状元，当官当首辅，却不大让人瞧得起，就是德行有亏，太没操守了。

那边郑藩台忙打圆场道：“伯爷你也真是的，跟个孩子一般见识。”说着挥挥手，让人把于谦扶下去休息。然后笑道，“诸位小友入席吧，今晚我们共度上元佳节！”

“谢老大人。”众人便在侍女的引领下，在下首新添的桌边就座。

待他们坐下，乐声又起，舞姬们翩然而出，身姿优美地舞动起来。

坐下之后，生员们对着百味珍馐却食不甘味，对舞蹈也视而不见，一个个盘算着该如何跟那些难得一见的大人物套套近乎，不然岂不太浪费这个机会了？

王贤却没什么兴趣，他觉得对大人物来说，所谓品评诗词不过是个娱乐插曲，完事儿自然不会再理会这些生员。所谓“共度佳节”千万别当真，只是让你蹭顿饭罢了。

那就安心蹭饭呗，这么多见都没见过的好东西，怕是这辈子都吃不到第二回，王贤便专心致志地大快朵颐，根本不理睬那些秀才的目光。当小吏有当小吏的好处，可以不用像秀才们那样酸气。

不过胡吃海塞之余，他的目光不时扫过胡阁老那桌。那个疑似锦衣卫的汉子，依然站在他身后，却心不在焉地望着湖面上的游船画舫，好像很向往似的。

上次王贤就发现，这侍卫实在大牌。这次见他竟露出孩子气的举动，王贤不禁更加奇怪了，看他满脸胡子，黑铁塔似的一老爷们，怎么会是脑残呢？再说脑残能当锦衣卫，还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这时，那人若有所觉，警惕地朝他看过来。王贤朝他龇牙笑笑，那人愣了一下，也朝他笑笑，旋即转过头去。

这哪是锦衣卫啊？哪有这么不着调的锦衣卫啊？王贤心里大叫，到底是什么人呢？竟能让胡广如此收敛。

正寻思着，突然见身边秀才都起身行礼，王贤定定神，发现是浙江提学道，端着酒杯过来了。他赶紧也起来行礼。

“都坐下吧。”徐提学说着，也在王贤身边坐下，问道，“饭菜可口么？”

王贤想站着回话，却被他拉着坐下，赶忙正襟危坐道：“回禀提学，小人还是头一次尝到此等美味。”

“那就多吃点。”徐提学笑道，“其实也不用急在这一时，你今日中了胡学士的头彩，很快就会声名鹊起的，还愁没人请你吃饭？”

“小人惶恐。”王贤忙道。

“放松点，”徐提学微笑道，“就当是和家里长辈聊天，不必把我当成一省提学。”话虽如此，却把最后四个字咬得很重。

“小人不敢。”

“瞧你这点出息。”徐提学呵呵笑道，“我问你，日后有何打算？”

“回县里，继续当我的户房书吏。”王贤老老实实答道。心里却暗暗警惕起来，这是要作甚？

“你打算当一辈子书吏？”徐提学淡淡问道。

“老大人这话说得，谁愿意当一辈子小吏？”王贤苦笑道，“但是没办法啊，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还等米下锅呢。”

“这样啊！”徐提学劝说的话，一下憋了回去，好久才道，“话虽如此，但人不能只看眼前。说实话，胥吏之列，道德败坏，几无一人不贪赃枉法。你若在此道沉沦太久，难免也会染上一些恶习。”

“小人也这样认为，”甬管心里咋想的，先听徐提学说完是正办，王贤恭敬道，“请老大人指点迷津！”

“离开公门，专心向学！”徐提学捻着三缕长须，一副为人师表的架势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你的才华，不应该和一群卑贱胥吏混在一起的。还是要多结识些良师益友，这样才能长进。”

“这样啊！”王贤面上浮现出醒悟之色，心里却把徐提学骂成猪头了，你知道老子弄个肥缺多不容易？这辈子就指着它过活了。你却让我辞职！辞了职我一家老小你养着啊？

“可是读书的花销太大，小人实在负担不起。”

“本官与杭州西泠书院的山长有些交情，可以免费让你入读。”徐提学如大慈大悲观世音般道，“你只需安心向学就好了。”

“老大人错爱，小人铭感五内。”王贤感动得热泪盈眶道，“但小人无法当即答应，因为还要问过县老爷才行。”

“那是自然。”徐提学缓缓点头道，“需要本官帮你写个条子么？”

“应该不需要，小人直说就行。”王贤摇头道，“老大人，小人有个不情之请。”

“讲。”徐提学点头道。

“开春后，便是十年一度的重编黄册了，我们县太爷十分重视。为此小人筹备了一冬天，贸然换人的话，只怕事有不协，误了县里的大事。”说着诚恳抱拳道，“恳请老大人能同意，让学生完成心愿，问心无愧地离开县里吧！”

徐提学暗暗盘算，时间上还来得及，便不那么急切道：“本官也是起了爱才之心，才跟你多说几句，至于该怎么办，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别人帮不了。”

“是！”王贤暗暗擦汗，心说好悬就把差事丢了。

浙江提学道，相当于浙江省的教育厅长，王贤不知道这么大一干部，为啥如此关心他这个小虾米。

这样想就说明他还不懂大明朝的文官和文化圈，一个能得胡广如此赞许的诗人，必然名扬天下。但他胥吏的身份，注定要让士大夫们感到各种不舒服。想想吧，大明朝最好的诗人，竟然不是读书人，而是个粗鄙卑微小吏，这对大明朝的读书人是多大的讽刺？

只有一个办法能让士林感到舒服，就是让他青衫变襴衫，由胥吏变为士人，则可皆大欢喜。而一手促成此事的徐提学，也会得到“慧眼识珠”、“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好名声，这正是提学道最需要的补药。这件事操作好了，徐提学将受益匪浅。

徐提学总掌一省学政，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如果没啥效果，也谈不上什么损失。一盘算，硬是要得！他才会降尊纡贵，来跟王贤说话。

王贤不太明白徐提学的小九九，但他知道对方必是看中了自己的“诗才”，可自家事情自家知，他撑死能吃几碗干饭？之所以被人刮目相看，那都